

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 第 23 节，新正统派与社会危机，第 3 部分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第 23 节课，新正统派与社会危机，第 3 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 D，第 16 讲，新正统派与社会危机，以及 D，基督与文化。

好的，我只想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新正统派是欧洲运动，后来传入美国，受到尼布尔兄弟等人的拥护，但新正统派关注的是美国生活的中产阶级，认为它没有受到挑战。它认为左翼是一种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了。

您还记得我们引用的 H. Richard Niebuhr 在《美国的上帝王国》中的话吗？但右翼是一种美国原教旨主义，人们认为，我们将看看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但无论如何，它被认为是一种反智的、一种情绪化的运动，而中间派，即广大的新教徒，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而新正统派吸引了他们，因为它是一场非常强大的、以圣经为基础的运动，主要通过宗教改革的眼光、主要通过加尔文的眼光来看待圣经，但它也是一场非常理性的运动。这场运动可以真正应对哲学、艺术、文化和现代世界以及现代性带来的所有问题、政治、社会建设等，所以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理性但强大的理性运动，因此它在美国基督教中出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我们提到的Niebuhrs。好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是《基督与文化》。

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另一门课程中至少读过《基督与文化》的部分内容，或者一对夫妇在另一门课程中读过《基督与文化》的部分内容。前几天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只是提醒大家关于这本书和这本书的背景等等，当 H. Richard Niebuhr 谈到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时。他谈论的是肉身中的上帝，但他谈论的是肉身

中的上帝，他将王国的现实带到这个世界，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这个肉身中的上帝有很多维度。

你可以深入挖掘圣经的叙述，找出他所说的关于基督的一切，然后通过文化，他所说的文化是我们置于自然世界之上以形成社会现实的东西，这可能是政治，可能是艺术，可能是科学，可能是建筑，有助于形成和塑造文化，所以很多东西，你知道，毫无疑问，可以塑造文化。伦理有助于塑造文化。我想，我们在前几天的结论中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语言。

我的一位教授喜欢多次这样说，语言就是文化，但如果你了解了一个民族的语言，你就能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语言有助于塑造文化现实，所以语言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基督与文化》中，我们提到他给出了五种模式。我们将采用其中三种，一种在一边，一种在另一边，三种在中间，但我已经转向将这三种模式合并为一种，所以我认为我们停在这里。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你提纲中的第二点是基督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基督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好的，现在，谁持有基督与文化对立的立场？嗯，那些想要在个人生活、集体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确认基督唯一权威的人。

他们想要确认基督拥有唯一的权威。没有其他权威需要我们屈膝，等等。因此，文化无权要求我们效忠。

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基督和文化，他们说文化无权要求我们忠诚。只有基督才有权要求我们忠诚，因此，基督所塑造的基督教不是文化基督教，而是新秩序。这是一个新的王国。

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唯一的忠诚就是对新秩序、新王国和新世界的忠诚。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没有忠诚可言。现在，那些相信基督与文化对立的人打开了圣经，当他们打开圣经时，他们在圣经中发现的是一条激进的号召，号召我们来这里，远离这个世界。

他们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们特别读耶稣的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激进的号召，号召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堕落的世界，跟随他，

只跟随他。所以，“激进”这个词在这里非常重要，直指事物的根源。基督号召我们不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愿上帝保佑你，不要成为新王国的一部分，这确实是一个激进的号召，任何真正的门徒都会遵循这个号召。

任何真正的门徒都会听从这个呼唤。所以现在，有时基督和文化之间存在对立，有时，但并非总是如此，但有时混杂着一种非常动态的末世论，有时混杂着一种信念，即我们生活在末世，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我们生活的末世，所有文化现实都将被消灭，唯一剩下的是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所以有时，基督和文化人之间的对立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末世论倾向。

因此，难怪我们最终的忠诚不是因为文化，而是因为文化正在消逝。任何文化都在消逝，任何文化最终都将在末世论的维度上接受上帝的审判。现在，并不是所有反对派人士都具有末世论的思想，但其中一些人认为他们代表了新约中的真实情况，新约信徒确实相信耶稣即将再次降临，并以那种激进的方式生活。

好吧，如果我们生活在那种末世现实中，我们也应该像原始教会那样生活，不效忠任何文化，只效忠基督和他的王国。现在，对有些人来说，不是所有人，但对有些人来说，人类建立的制度是邪恶的，而且确实有点不正当。因此，有些东西是应该避开的，有些东西在更广泛的文化中，你试图不去与之有任何关系。

让我只提几个现实问题，比如政治生活，文化中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应该被回避。你与政治或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政治不重要。

政治有点被排斥。这就是一个例子。军旅生活被排斥。

很多时候，反对基督和文化的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会参加任何军事活动。军事机构是邪恶文化建立的堕落邪恶的机构。所以他们不会参与其中；他们会回避军旅生活。

任何与哲学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一种人类思维的建构，这种思维已经过时了。我的意思是，人们都避而远之。你的主要忠诚对象是《圣经》和耶稣的教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之类的东西。

通常，任何与艺术有关的事情都会被回避，因为艺术世界是一种什么的表达？它是一种堕落文化的表达。所以，你与艺术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有点不合时宜。

所以，基督和文化是对立的。现在，尼布尔举了一些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例子。我来举几个例子。

他给出了一个，也提到了一个，但这对我们和我们的课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所以我也会给出这个。好的。

显然，他经常谈论的一个例子就是修道主义。修道主义是一种运动，在历史上，它有时是对基督和文化运动的反对。修道主义最初只是由个别僧侣发起的，然后在二、三世纪发展成为一项社区运动。

但它尽可能地逃避文化的束缚，完全效忠的对象只是基督。早期的僧侣当然是独自住在山洞里，他们坐在山洞里，沉思一生。他们与文化毫无关系。

他们靠门徒勉强维持生计，门徒负责提供食物。偶尔，你会遇到西缅修行者。你在课程中讨论过西缅修行者吗？西缅修行者是早期埃及僧侣之一。

我认为他当时在埃及或叙利亚。那里有一根柱子，他爬到了柱子顶端。他余生都住在柱子顶端的一个小地方。所有的饮食和一切事务都是门徒做的。

但他是一位沉思的僧侣，他完全远离文化。许多个别僧侣以及许多早期的团体都反对基督和文化。很久以前在课程中，我提到过我参观特拉普派修道院的经历。

记得我们当时谈论的是肯塔基州的巴兹敦，以及它对罗马天主教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拉普派修道院之行是基督与文化体验之间的对立，因为特拉普派僧侣们发誓要过清贫的生活，而修道院院长允许其中一些人与我们交谈，以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与 we 交流。但他们发誓要过清贫的生活，每个人都住在一间牢房里，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可以放他们所有世俗财产的小架子。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然后他们穿上斗篷，然后另一个被洗净。所以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发誓贫穷。发誓贞洁，这是一个沉思的秩序。

所以，一旦她们立下誓言，她们这一生就再也不会见到女人了。所以这意味着她们要面对母亲和姐妹。贫穷、贞洁、服从，她们发誓要服从修道院院长，绝对服从，她们是一个沉默的秩序。

所以，他们是一个沉思的教团。所以，一旦他们立下最后的誓言，他们就发誓一生保持沉默。现在，从技术上讲，你可以说特拉普派并不要求保持沉默，但这对于教团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不确定你是否愿意称之为第四个誓言。但他们过着沉默的生活，每天守七次岗，在此期间他们唱着伟大的格里高利圣咏，这样他们就不会失去声带。但他们确实活着。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一片寂静。

他们整天都在默默地思考上帝，一边忙着做事，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想，在那种经历中，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想找到一些，他们建造的是一座哥特式的中世纪修道院。我的意思是，它看起来就像你被带回到中世纪的法国或德国。

我们以为会看到不少老态龙钟的老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些，但其中很多是已经立下誓言的年轻人。所以他们中很多都是男性，只有 21、22 和 23 岁。他们已经立下誓言了。

他们有三年的见习期，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他们余生都在那里度过。他们就埋葬在地上。

因此，他认为修道制度是基督与文化对立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例子。现在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可能没有提到过的，但我要举美国原教旨主义。

这就是我们在下一讲中要讲的内容。但是，美国原教旨主义，你可以在一些美国原教旨主义者中发现，正如我们在研究原教旨主义的历史时所看到的，你可

以发现基督与文化心态的对立，文化完全堕落了，因此，你不应该与它有任何关系，或者至少尽可能少地与它有任何关系。这只是你的教会生活。

你是在一个教会生活社区中成长起来的。因此，美国原教旨主义运动，其中的一些可能是基督与文化之间的对立运动。如果你在美国原教旨主义中长大，你就会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规则 and 规定，很多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试图让你远离那种堕落的文化，让你不想与那种文化结盟。

好吧。这就是两个例子。现在，他所举的，我的意思是，是基督与文化对立的两个例子。

好的。他现在对这些观点的处理方式是，他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立场，但又不充分。这就是他对基督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的处理方式。

所以，事情都有两面性。尼布尔说，这是必要的立场。那么，为什么这是必要的立场呢？这是必要的立场，因为它提醒基督徒要有终极的忠诚。

你一生中最大的忠诚是什么？你一生中绝对的忠诚是什么？不是对任何文化的忠诚。而是对基督，而且只对基督的忠诚。而是对主耶稣和他的王国的忠诚。

那就是绝对的忠诚。他说这是必要的立场，因为它提醒我们要绝对忠诚。此外，他说这是必要的立场，因为他提醒我们文化经常做出与耶稣的教义相悖的妥协。

它所做出的一些妥协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与王国价值观和王国生活背道而驰。有时，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人们过分热爱生命，甚至过分惧怕死亡。但它也可能做出妥协，如果基督徒屈服于这些妥协，他们就会贬值。

所以，他称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但后来他又说这是一个适当的立场，这是一个不充分的立场。这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有这个。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人，但这个职位不够。好吧。

那么，为什么这个观点是不恰当的呢？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只坚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不恰当的，因为人类是文化生物。我们生活在社区中，我们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就是文化的产物。

而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耶稣是万物之主，是全世界之主，包括所有文化。所以，那些对基督和文化持相反观点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文化。

所以，你不能。我们是文化人，因为我们生活在社区中。所以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问题是，我们是否忠于这些文化？我们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试图保护我们创造的文化。

所以，每个人都是文化人。现在，我们来谈谈修道制度。我们在早期教会、二世纪和三世纪看到的修道制度已经发展到中世纪，那么修道制度与中世纪世界的更广泛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种关系是什么？它控制着更广泛文化。

修道院是艺术的圣地。修道院是建筑的圣地。修道院是语言的圣地。

修道院制度是学习的场所。修道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世纪西方文化。因此，西方文化最初可能鄙视的文化后来发现，修道院制度是该文化的控制因素。

当然，你会对此有所反应，就像方济各会说，不，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让我们反击吧，等等。所以，原教旨主义当然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和一位在这里的拉比交谈；那是上个学期，我想他也是上个学期。我有机会和他、马夫和其他人共进晚餐。但我们谈论的是哈西德派犹太人及其文化。

他是一名犹太人，一名美国犹太人，可能信奉改革派传统。他认为哈西德派犹太人非常原教旨主义，在着装、社区生活等各方面都非常谨慎。作为一名犹太人，他认为哈西德派犹太人非常奇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他这个美国犹太人、美国改革派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群体。

但他对我说，我必须认识到，如果犹太教在 500 年或 600 年后仍然活着，那将要归功于那些人。那些人让犹太教和犹太教的本质得以延续。美国犹太人、改革派犹太人等等，他们已经变得非常美国化，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所以，这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好吧，这是基督与文化之间的两个对立点。第三个则相反。

第三，这是基督与文化的综合。它在你的大纲第 16 页。基督与文化的综合。

好吧，在基督与文化的这种融合中，基督与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基督与世界之间绝对不存在任何冲突。这些人既在基督里，也在文化中同样自在。

他们觉得这完全没有矛盾。所以，福音与社会法则、福音法则与社会法则完美地融为一体。神的恩典与人类的努力完美地融为一体。

上帝的恩典和我们人类的努力是和谐的。救赎伦理和进步伦理。救赎伦理和进步伦理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些东西之间没有矛盾。他们根本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差距。现在，他们倾向于将耶稣和他的教义视为这种观点的指导，我们已经在自由新教中看到了这一点。

耶稣和他的教义是这种自由主义观点的指南，即他是一位优秀的道德教师，一位有道德的人，一位值得效仿的道德人士。因此，耶稣是文化中完美的人，是世界上完美的人，但也是上帝中完美的人。他是这种完美模范。

好的，就他们而言，文化的目标就是和平。这是一种和平、合作的人类生存。这就是文化的目标。

对他们而言，所有文化都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现在，这是一种文化。然而，有了这种文化观，这种文化就可以被社会建构。我们可以建构这种文化，我们人类可以建构这种和平文化。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自由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道德要求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不需要谈论上帝的王国。

我们不需要上帝语言的王国来帮助我们构建一种令上帝满意的文化。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毫无疑问。

因此，因为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欢迎所有文化和宗教加入这一对话。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第二组，是基督和文化的综合体。这是一项多元文化的努力，也是一项多元宗教的努力。

因此，这里不存在任何基于任何文化的评判。这里不存在对任何宗教的评判，这里存在着一种美妙的综合，两者之间有着美妙的和谐。因此，我们称之为基督与文化的综合。

好的，现在有两个例子，我们在课程中已经看过这两个例子了。但是这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自然神论，并使用了自然神论的例子。所以首先，我们现在对自然神论有了足够的了解。

所以第一个是 18 世纪的自然神论，托马斯·杰斐逊。我们刚才谈到的理想当然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理想。第二个是我们所说的古典自由新教，19 世纪、20 世纪到 21 世纪的新教，古典自由新教。

正如我在课程中早些时候提到的，当我们在纽约市时，我曾经带学生去贾德森纪念教堂。亨特，当你经过那个摄像头时，你会躲避吗？那太好了，好的，好的。我们曾经带人们去贾德森纪念教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了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

我们提到，有一次，牧师在讲华特·迪士尼宗教，所以那个星期天的赞美诗就像米老鼠和戴维·克罗克特一样，所有的华特·迪士尼歌曲都是当天的赞美诗。圣餐是可口可乐和薯片。有一天，另一个星期天，他讲的是健康。

所以，你不知道敬拜的呼唤是什么。你只是坐在那里，想知道它叫什么。敬拜的呼唤是一个翻滚团队。他们拿出垫子，放在教堂中间，然后他们四处翻滚。

这就是敬拜的召唤，翻滚团队为敬拜而做着他们该做的事。所以，所有文化和所有文化表达都是同样有效的，这非常有趣。关于教堂我要说的一件事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就是这样，你满怀期待地去教堂。你总是想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以上就是这两个例子。

好的。那么，他对这个其他例子有什么看法？他对这个其他例子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他说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

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因为你无法将基督与任何文化联系起来。你不能将基督锁定在任何文化中。

他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因此，人类创造了文化，因此，你不能将他与任何文化联系起来。如果你要将他与任何文化联系起来，你当然会将他与中东文化联系起来，就像耶稣一样，而不是基督，因为基督一直存在，基督永远存在，但毫无疑问，耶稣是在特定文化中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

尼布尔还说，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因为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因为在自己的文化中感到舒适，所以他们能够与基督教的文化蔑视者对话。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像施莱尔马赫一样。他们能够与基督教的文化蔑视者对话，并向他们指出他们错在哪里。因此，他们被要求为文化精英服务，因为他们在文化中感到自在。

他们能够为该文化中那些批评基督和基督教的人服务，因为他们的工作与他们处于同一层次。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必要的职位。我们需要像施莱尔马赫这样的人，能够为生活中的文化精英服务。

但他也说，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他说，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有看到福音的呼唤有多么激进。福音的呼唤不允许两种效忠：基督、文化和综合。

福音的呼唤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文化天生就充满罪恶。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纽约、巴特和尼布尔的声音。

文化天生就带有罪恶，因为它们是由有罪的人创造的。所以，所有文化都带有这种罪恶。问题是，该文化中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与上帝的旨意联系起来。他们不承认构成这种文化的罪恶。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立场，但却是一个不充分的立场，因为它不承认世界上的罪恶或邪恶。

如果你要说所有文化都同样有价值，所有文化，这是一个绝妙的综合体。如果你要这么说，那么你会对纳粹做出什么样的审判呢？你会对纳粹文化做出什么样的审判呢？纳粹文化灭绝并残忍地屠杀了 1100 万人。你会对这种文化做出任何审判吗？如果所有文化都同样有价值，如果所有文化，如果基督与所有文化都是一种综合体，那么你会退后一步说我们不应该对任何文化做出审判吗？所以无论如何，就他而言，这是一个不充分的立场。好的，第三点，或者实际上是你大纲中的第四点，但第四点是基督和文化的意图。

基督和文化意图代表了中间立场，即他提出的三个中间模型。我所做的就是，我将这些中间模型放在一起。所以，好吧，就尼布尔而言，这是一条中间道路，但这条道路很难走。

中间模式，现在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模式来讨论，基督和文化意图。中间模式是硬模式。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而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你必须以某种方式调和基督与文化。你必须了解基督与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你必须以某种方式调和基督与文化。所以现在这些人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万物之主，这意味着他是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主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表达。

因为我们文化所依托的自然世界，是基督在创世时创造的。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基督创造的。因此，我们文化所依托的自然世界，本质上是美好的。

它本质上并不邪恶。上帝亲自宣称它是善的。这就是自然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当我们强加和塑造一种文化时，这种文化往往是邪恶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在戈登学院，你们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尽管如此，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

因此，尽管文化的创造中存在邪恶，尽管如此，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换句话说，无论你在哪里找到真理，那都是来自上帝的。无论你在哪里看到真理。

那么，如果有科学真理，它从何而来？它来自上帝。如果有哲学真理，它来自上帝。如果有数学真理，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宗教真理来自上帝。所以，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因此，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基督徒就应该顺从地服务于他们发现真理的文化。

正如尼布尔所说，服从不是抽象的。服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服务上帝赋予我们的世界，体现在在任何我们找到真理的地方忠实地服务。因此，对他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恩典战胜罪恶。

就他而言，他是这样阐述的：因为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因为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真理，它都来自上帝。科学真理、数学真理、哲学真理、艺术真理。如果你能声称这是真的，那么你就会发现上帝是这一切的创造者。

然后他说基督徒的呼召不是抽象的呼召。我们被呼召成为基督徒，被呼召在上帝赋予我们的文化中工作。而上帝把我们置于不同的文化中。

但上帝让我们在文化中工作，寻找文化中的真理，并接受真理。然后向真理宣讲福音的真理。所以，这是一项工作要做。

所以，他说服从不是抽象的。当基督呼唤我们服从时，那不是抽象的原则。那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服从的呼唤。

那么，这有帮助吗？这就是他呼吁我们做的。我们将在这里使用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圣托马斯。

因此，圣托马斯·阿奎那从圣托马斯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因为圣托马斯能够将神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圣托马斯能够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看清现实的构造。

因此，圣托马斯能够保持这种意图。就圣托马斯而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推理的能力就是这种意图的产物；这是上帝的恩赐。因此，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每个文化领域都运用这种推理。

这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它在政治上、社会上和艺术上都发挥着作用。

当人们服务于他们的文化时，文化就会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因此，文化是上帝赋予的理性在上帝赋予的自然中的产物。因此，对圣托马斯来说，这非常非常重要。

当你看到美国的许多天主教大学，比如波士顿学院或圣母大学时，他们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他们如何表达他们的教育理念？嗯，他们经常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这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上帝给了我们理由去思考我们在这个机构教授的每一个领域。

这是天主教的推理方式，思考上帝为何将我们安置在这里，以及祂的恩典如何在我们所学的一切事物中得到体现，等等。所以，第二个很好的例子，我必须承认我忘了他是否使用过这个例子，但第二个很好的例子是写给狄奥格尼图的信。这是公元二世纪。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这里有拼写。但是，公元二世纪写给狄奥格尼图的信确实完美地体现了我们生活的紧张局势。所以，我将花一分钟时间阅读写给狄奥格尼图的信中的一段。

你们中有人读过这封关于任何课程的信吗？这是一封很棒的信。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这种感觉，我会花一点时间读一下这里的一段话。这体现了我们正在谈论的中间立场。

基督徒与其他人并无国界、语言或习俗之分。你知道，他们不住在自己的城市，不说奇怪的方言，也不过着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教义并非出于好奇者的虚构和猜测，他们也不像某些人一样传播纯粹的人类教义。

他们生活在希腊和外国城市，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在衣着、饮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遵循当地习俗。但与此同时，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自己奇妙而又不同寻常的公民身份。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故乡，却像外来者。作为公民，他们与他人共享一切，但像外来者一样，他们遭受一切。对他们来说，每一个外国都是他们的故乡，每一个故乡都是外国。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子，但他们不会杀死不想要的婴儿。他们提供共享餐桌，但不提供共享床。他们目前在肉体中，但他们不按照肉体生活。

他们在地上度日，但却是天国的公民。他们遵守既定的法律，在自己的生活中超越法律。他们爱每一个人，但却受到所有人的迫害。

他们默默无闻，被定罪。他们被处死，却获得生命。他们贫穷，却使许多人致富。

他们什么都缺乏，却什么都富有；他们受辱，却因受辱而得荣耀；他们名声被玷污，却又被洗清罪名。

他们被嘲笑，却被祝福。他们被粗暴对待，却对别人彬彬有礼。当他们做好事时，他们却被当作作恶者惩罚。

受罚时，他们欢喜雀跃，仿佛重获新生。犹太人把他们当成外人攻击，希腊人迫害他们，但那些恨他们的人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敌视他们。简单来说，灵魂之于肉体，就如同基督徒之于世界。

灵魂遍布于身体的各个部位，基督徒则将灵魂散布于世界各个城市。灵魂在身体里，但并不属于身体。基督徒在世界中，但不属于世界。

这就是写给狄奥格尼图斯的信。有时间谷歌一下。读完整封信。

现在还不行，但愿你们好运，但有时间可以去谷歌搜索一下，读一读致狄奥尼图斯的整封信。这是这种中间立场的一个绝佳例证。好的。

那么，尼布尔对这种中间立场做了什么呢？尼布尔就在这里宣誓效忠。因此，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充分的立场，而是一种必要的立场。就尼布尔而言，你会注意到，他并没有批评这种中间立场，因为尼布尔确实认为我们生活在紧张之中。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地球的公民。他认为基督徒不应该逃到修道院这种舒适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应该投靠基本上已经破产的新教自由主义。

所以，他会站在中间立场。我们生活在基督与文化的紧张关系中。所以，对尼布尔来说，中间立场意味着我们对两者的忠诚。

这既是对基督的，也是对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下工作的文化的。所以，他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在中间地带提出批评。好的。

基督与文化。今年夏天读这本书可不是什么好事。愿上帝保佑你们。

所以，把它放到你的阅读清单上吧。这本书很棒。但是，请给我们几分钟时间，我们对反对、综合和紧张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问题吗？是的。

我把它们都放在这里，它们差不多一样。我得看看，然后提醒自己。你是指它们的确切标题吗？我必须看看它才能确定。

我在这里把它们都粘在一起了，我得检查一下。但是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不难看出尼布尔自己的忠诚在哪里。虽然他对这本书总体上非常公平，但你可以看出他在这里的立场。

还有关于基督和文化的一些事情。好的。只想谈谈我们的生活方向。

星期三，我给自己留了三四天时间讨论原教旨主义和福音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讨论。所以我们将从星期三开始。好的。

祝福你们。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第 23 节，新正统派和社会危机，第 3 部分。